



中国野史

民国野史

(下)

〔民国〕荫余轩放摇著

目摇摇录

第二十二回	大京兆被辱执法处 女官长得志新华宫	员
第二十三回	莫须有女官长下石 伪独立巡按使骑墙	怨
第二十四回	卖友求荣无独有偶 审机观变异地同心	苑
第二十五回	四面楚歌迫除洪宪 一场纷扰会启南京	缘
第二十六回	正首邱项城托老友 开会议辨帅订坚盟	猿
第二十七回	复约法撤销军务院 开国会选出副总统	源
第二十八回	小凤仙闺中惊噩梦 国务院会议起风潮	愿
第二十九回	张帅北上大逞威风 李阁登台甘为傀儡	缘
第三十回	清宣统受愚登场 黎总统被逼退位	源
第三十一回	冯总统宁垣受职 段司令马厂誓师	苑
第三十二回	贯彻主张德奥宣战 各保势力冯段失和	愿

第三十三回	长江放舰督办示威 北海卖鱼总统生利		愿苑
第三十四回	安福组成殃民祸国 和议停滞劳众伤财		怨缘
第三十五回	北大风潮群奸丧胆 沪江罢市阖埠齐心		冤猿
第三十六回	代表南来销声匿迹 册封北去吐气扬眉		冤园
第三十七回	筹饷械大兴定国军 褫官勋通辑内乱犯		冤愿
第三十八回	党员末路远走高飞 督军自戕无独有偶		冤远
第三十九回	王占元被逐离鄂 吴佩孚受命攻湘		冤源
第四十回	率舰队杜锡珪奏功 破岳州吴佩孚奋勇		冤园
第四十一回	保定作寿大集优伶 奉天示威预储饷械		冤园
第四十二回	华府会议收回青岛 信使往还统一中原		冤愿



第二十二回 大京兆被辱执法处 女官长得志新华宫

摇摇却说袁乃宽看了那封信，正吓得魂不附体，忽又听见内宅发现了炸弹，凡属老袁日常起坐之处，都有一枚炸弹放着，顷刻之间便搜出了十几个，众口一词，都说非袁瑛不能到此地，不敢做此事。老袁听了更是火上加油道：“他这不是要我全家的性命，你不快去与我抓来，还要等他远遁么？”一句话将乃宽提醒，又磕了两个头，慌忙站起跑回家去。

且说这袁瑛乃是乃宽第二个儿子，性情与乃翁完全反对，平日喜看报纸，略有些知识。见他父亲天天拥护着老袁，鬼鬼祟祟的恢复帝制，心中很不为然，因此自号不同，表明此身虽则姓袁，宗旨却大不相同之意。看着这龌龊富贵，如同无物，人都说他有神经病。近来他看见老袁违反民意，谋叛民国，将登大宝，便抱定铁血主意，誓为天下除一大害，从此也可扬名后世。所以一面写信给张作霖，叫他带领全部人马杀进北京，自己愿作内应；一面做了些炸弹，装入各种动用物件之内，送近府内，好等药机一发，将新华宫炸为平地。岂知老袁尚命不该绝，见了那封信，晓得必有埋伏，立命男女侍官，分头详加搜检，弄得两事都完全失败了，他却也不以为意，仍在家中逍遥自在。

这天见乃翁气愤愤的从外面回来，一叠连声，喊着他的名字，袁瑛已知事有不妙，挺身走向前去，乃宽一把将他衣襟抓住，喝道：“你干的好事，我这条老命都送在你手里了，你可知道大逆不道是要灭族的么？”说时已气得浑身抖



颤，喝令左右快与我绑起来，旁边已有两名家人将袁瑛挟住，袁瑛乃从容不迫的说道：“此事我已明白，儿子既有胆量做此事，决无逃避之理，一身做事一身当，杀剐枪毙，有我去顶，民国法律，已将连坐这条删除，想民国一天未亡，这法律当然有效的。”乃宽气得将红木桌子拍得山响，骂道：“你这畜生还舍不得民国吗？”外面闹得利害，早惊动了夫人周氏，扶了小婢走出来，乃宽更加愤怒道：“你教得好儿子，现在闯出大祸来了。”周氏冷笑道：“既如此，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官究办呢？”乃宽道：“钦案要犯，还有何送官不送官？”说时拉了袁瑛朝外便走，周氏这才慌了，哭着追赶上去，袁瑛含笑回顾道：“我死了名扬千古，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母亲不必悲伤。”周氏听了，更加恸哭起来，这边乃宽父子早已车声隆隆去了。乃宽惟恐失却自己地位，在车内想就一番乞怜的话，预备对答，岂知到了新华宫，由奏事处传话出来，不许进见。乃宽倒摸不着头脑，又不敢退回去，只得吩咐车夫，迳到步军统领衙门去见江朝宗，满望他看在新皇帝面上，援引议亲议贵之典，马上赦了回来。岂知江朝宗问明案由，以为大可借此邀功，竟老实不客气，将袁瑛下在死囚牢里。

等乃宽去后，他便坐了大堂，提袁瑛审问，想多株连几个人，借此好兴起大狱，以为邀功的地步。袁瑛早看出他的主意，连笑带骂的说道：“主使的人虽有几个，但怕你胆小不敢办，还是不供的好。”江朝宗听了，正中下怀，和颜悦色的说道：“只要你从实招出，头脑越大，你的罪名越可以减轻。我与你父亲乃是同僚至好，没有不替你设法开脱的，快快说来。”一面案旁书吏，备好纸笔，随供随说，一名不



许遗漏。袁瑛道：“头一个主谋的，乃是大公子袁克定，其余如某某等几个人，不过附从罢了。”

江朝宗听得袁克定三字，早吓得呆了，以下几个名姓完全没有入耳，便喝道：“你不可信口糊诌，岂有儿子谋害老子之理？”袁瑛道：“什么儿子老子，我全不晓得，你如果不相信，算我没有说就是了。”江朝宗却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仍命带下收押。退入办公室内，又将供单细看了一遍，见他所供的除袁克定外，都是重要人物，有的乃是宠妾内侍，有的现任部局总次长，还有勾克明的名字也在其内。除了勾克明一人，前天袁总统因他办公不慎，已另案收押候办外，其余一个都不能下手，这才慌了。过了几天，又把勾克明提出讯问，更是东拉西扯，荒诞不经，老江如同坠人五里雾中，这才将邀功念头打断，但不能就此了结。忽然心生一计，何不将案犯送到军政执法处去，岂不推得干净么？当命打叠文卷咨送过去。

这时执法处长乃属雷震春，本是久历官场，善于趋避的人。对于这起案情，早就深明底蕴，又听说老袁当袁乃宽演那出绑子上殿时，闭门不纳，原是为的家丑不愿外扬，作此虚下，免得深究。倘若老袁果真要重办，像此等无权无势的人，有几百个也送入九泉了，还等到今日么？后来听说江朝宗设法诱供，办得津津有味，正在一旁暗笑，现在弄得能发不能收拾，才闹到自己头上来，试问他如何肯上这圈套？当把文卷原封退了回去，江朝宗重又送来，推却了几次，老江还不见机，又亲自押送过来。雷震春推说外出，先令家人挡驾，老江竟自走入客厅坐等，守候不去。雷震春霹雳性发，从里面跳了出来，喊道：“你办了这宗大案，还不快去报



功，却来我处何事？”江朝宗道：“这是钦命重案，你不收讯，便是逆旨，还敢和我狡辩，莫非也是通同一气么？”一句话未了，腮颊上早着了雷公的两个巴掌，顷刻红肿起来，只听雷震春口中骂道：“你认得我是什么人，敢来撒野？照你信口诬栽，平日不知害了多少人！既然说我逆旨，为何不奏参呢？”江朝宗被打，老羞成怒，用头撞了过来，想要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见朱启钤梁士诒二人走了进来，不问情由，一人拖一个，把雷江劝开。见朝宗半边面目红肿，已知他吃了亏，只好先安慰他一番了，叫他无论如何，且把案犯带了回去，我们总叫雷朝彦三日内到门服礼。老江只好借此下场。

原来勾克明自从被拘之后，面子上虽说为了别事，内里哪个不晓得为着秘密文件的缘故。秋菱深恐丈夫性命不保，几次走去向江振声吵闹，说这事我丈夫本来不肯答应，全是你一力担当，说是法国公使愿竭力保护，无论如何，绝不使我们身家性命，稍受损失。我丈夫一时上当，现在弄到早晚就要枪毙，你却袖手旁观，难道八万银子，连性命都卖给你吗？限你三日内，还我一个好好的丈夫，不然我就要请律师起诉了。振声道：“照理这事当时本是大家情愿，生死存亡各无后悔，你本找不到我。不过据我看来，还不至于碍着生命，袁皇帝权势虽大，有外国人在内，谅他也有些碍手，只要我略施小技，管保释放他还来不及呢。”秋菱还不放心，又跑进府里来求于夫人，说这事克明实在冤枉，他如果有这胆量，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早已发财了。他自幼吃府上的饭长大，提起来睡梦里都是感激的，平日谨慎小心，一个钱外快不敢要，合家大小全靠他当一天差事混一天。自从他进



了牢监，一家男女，哭哭啼啼，就要眼看挨饿。就是婢子伺候夫人们一场，也望有个结果，倘若克明死了，叫婢子靠谁呢？所以叩求夫人慈悲，向万岁爷面前说句好话，赦出一个人来，譬如救了婢子全家，比吃斋念佛功德还大，今世不能报答，来世变狗变马也是要报恩的。”说着泪流满面，磕了几个响头。

于夫人见她说得可怜，心里也觉凄惨，忙伸手扶起道：“我早料着克明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实在是老爷子近来因为内外的事情不顺手，满肚子不高兴，东拉西扯，不晓得怪哪个好。算起来终是我们几个旧人倒霉，你看新来的这些狐狸精们闹得还像吗？个个都自己封了皇妃，终日打扮得妖妖娆娆，听说有的跟着女侍官进戏馆子去听戏，有的房里藏着私汉子，新近又运进炸弹来，闹得翻天覆地，外边都传遍了，只有老爷子一个人装聋卖哑，还拿着他们当宝贝，连大气也不舍得哈一声，将来糟糕的日子在后头呢！横竖我总看得见，不知怎样结局呢！就为了克明这事，我几次想叫他开恩，岂知等半个月也不见着面，我总替你留意就是了。”秋菱听夫人发了一阵牢骚，晓得有些靠不住，深悔自己走错了路，改向七姨处运动去了。

岂知老袁因为这两案虽说不相干涉，却有连带关系，且都碍着宫闱，本不愿深究。近来又由江振声从法使馆放出谣言，说是如果办了勾克明，必定大起交涉。老袁明知万无此理，乐得卖个人情，特派朱启钤、梁士诒向江朝宗宣布意旨。两人走到军政执法处，见此形状，晓得江朝宗果然误会，雷震春既已明白，当然不消再说。复又赶到步军统领衙门，老江还要诉原委，朱启钤道：“朝彦轻易动手，固然是



他的卤莽，但阁下既然晓得此案棘手，嫁祸与人，这乱子都也惹得不小。”朝宗道：“此案虽说难办，事在人为，又何必至于惹乱子呢？”梁士诒道：“阁下还不晓得么？现在主上特命我等前来，正为此事。”当把老袁不愿张扬的缘因，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请他从此不必再行提起，朝宗才觉得自己闹得没趣，怔了半晌，朱启铃道：“我看朝彦还算直爽的，倘若真个将案收下，彻底根追，一面却奏上一本，说是你逼迫他办的，那时你才吃不了兜着走呢。”说得老江毛骨悚然，两人见他气已渐平，告辞而去。到底武人性情直率，从此老江非但不怪雷震春的巴掌，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案，便无形消减了。

阅者可晓得于夫人向秋菱说的，宫中因为选了女官，连同一班候补妃嫔闹了许多笑话，果有这事么？原来老袁自从下令招选女官之后，一时报名的风起云涌，当即拣那有些姿色的选定六十名。但人数既多，必须有个首领，方能统率，又想起安静生曾有发起女子请愿团的功劳，便派她充了女官长。这安静生别字慈红，乃是山东峄县人氏，自幼也曾进过两年学堂，粗通文字。相貌虽不算美丽，也还有几分可取。到了十几岁上，出落得越是可人，性格又潇洒风流，雅善交际。见世界文化进步，醉心解放，尤乐与一班文人才士往来。当时北京女界中最著名的如朱三小姐，陈七奶奶，福三奶奶等，拿安静生比起来也不多让。因为与筹安会中薛大可有不解之缘，所以当那公民请愿的时候，得信最早，这一宗现成功劳，便便宜了她做个发起人。

安静生得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先去找寻她的同志萧志雄、邵安华两人，预备开会演说，好多邀几个团员，人数



自然是越多越好。邵安华听了忙摇手道：“你不要又上了他们男子们的当，须知现在人心最是狡猾，咱们女子无论怎样聪明干练，总闹不过他们。你不看见沈佩贞，在女界要算有些本领的了，中国二十二省，被她跑了一大半，上自大总统，下至都督省长，哪个不尊崇敬礼，现在到底还吃了男子的亏，弄得名利两伤，我因此办事很为灰心。不要我们辛辛苦苦忙了一场，等到事成，却叫他们去邀功，那才犯不着哩！”安静生道：“姊姊仅管放心，谅不至此，这是我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教我的，将来还要靠他的势力，很可有些希望。现在第一步办事，不过每人担认多招集几个姊妹，你想谁没有亲戚朋友以及左邻右舍？只要请她们签上一个名字，到了开会演说时，先要把这事的利益说明，妇女爱慕虚荣的多，自然没有不踊跃从事的。只要有了一二百人，我们这事就算成功，实在没人，也不妨捏造几个，哪个还来逐个查考呢？”萧邵二人方才答应。

果然不上一星期，各人都写了几十个妇女名字，贫富良贱各界都有，安静生便借了个地方开会，亲自登台演说，一时百几十对纤掌拍得异常清脆，这事便算达到了目的。又由安静生去请薛大可捉刀，做了一篇请愿书，送了进去，从此安静生的大名，便简在帝心。所以这女官长的要缺，除了她还有别人么？安静生自从入宫受职之后，那希旨承颜本是她的惯技，又大施其联络结合手段，不上一个月，已和宫中上下内外混得烂熟，头一个主子万岁，大有离了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之意。这班候补贵妃，心中虽然妒忌，面子上却不敢发作。

内中有个周姨，出身花柳场中，原名忆秦楼，在外面本



是放荡惯的，进府之后，如同飞鸟入笼，时常郁郁不乐。老袁虽然十分怜爱，但自顾正在妙龄，对此白发老叟，终不免有一树梨花压海棠之感。况分宠的人又多，雨露均沾，每月也轮不到一宵，如何能够满足她的欲望？再加上体弱多病，几年以来从未生育，因此更加寂寞。近来听说老袁将登大宝，以为将来可以有贵妃御嫔的希望，借此稍解愁烦。谁知几次向袁皇帝面前撒娇撒痴的请封，老袁终是含糊答应，后来才打听得老袁的意思，将来后宫的阶级，以有子无子为断。凡属未经养过儿子的，最高不过封个才人。从此更加怨恨，终日坐在房里长吁短叹，只有安静生早看透她的心思，常来闲谈，讲些外事与她解闷，不久就弄出一桩笑柄来。正是：

楚国秦楼原本色，紫宸青琐怨黄昏。

要知有何笑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莫须有女官长下石 伪独立巡按使骑墙

摇摇却说安静生与周姨往来既密，这天有意探她口气，谈到册封的话，便向周姨贺喜，周姨叹了一口气道：“我哪里有这福命，只好看着人家荣耀。”安静生佯作诧异道：“妃子何必太谦，你若不受封，哪个还有这资格呢？”周姨便把主子新订规程，非有子不能受封的话说了一遍，安静生道：“原来为此，要养儿子还不容易么？只要明年抱个小皇子，这贵妃的尊号，就稳稳到手了。”周姨道：“不怕你笑话的话，主子年纪已经望六，还是贪多嚼不烂，见一个爱一个，都弄到家里来，近来我看他也有些精神不济，勉强支撑着，哪里望他再能生育，就是生育，也轮不到我呀。”安静生听了脸先一红，走进一步道：“妃子真太忠厚了，你看新来的十四十五两姨，哪年不养儿女，只要自己有点胆量，哪里全靠万岁爷一个？新近不是从十四姨房里走出一个武装打扮的人，被侍卫撞见，一枪打死，弄得主子都晓得了，连十五姨也要赶出去，幸亏洪姨替他遮饰苦求，才得没事。”周姨道：“这事我久有所闻，只当谣言，可是真的么？”安静生道：“岂止这个呢，还有小洪不是扮做女官常到外面去，谁敢管她的闲事呢？我看人生一世富贵，都是假的，只要趁年轻的时候，乐得寻欢取乐。像妃子这些病痛，未必不是在宫里郁闷出来的，只要能常到外面去散散心，管保不用吃药就好了。现在京城地面不比从前，妇女开通的多了，吃大菜、看戏、逛游戏场，哪一处不是女子成群，坐上一部摩托车，看着真叫人艳羡。”周姨道：“你说得很便当，无奈这里耳



目众多，万一闯出祸来，怎样落场呢？”安静生道：“这也事在人为，妃子如果有意，我情愿奉陪，我那里有的是女官出入证，只要挂上这块徽章，哪个敢来盘问？这事万无一失的。”周姨听了笑逐颜开，连称妙计。

过了一天，适值老袁又开御前会议，料想叫不着他，便告知安静生，叫她先在外面租定一间旅馆，作为落家之所，然后包定一部汽车，直到府前伺候。安静生见诸事停当，拿了一套女官制服，连同出入证，用包袱包好，走到周姨房内，见她已是浓妆艳抹，妆束得十分齐整。当把女官制服给她披在身上，周姨对镜望了一望，自觉好笑，才跟了安女官出来，经过各门，因为安静生他们都是认识的，一无阻滞。两人上车之后，先到旅馆，将女官服饰脱去，见案上陈列着各种妆饰品俱全，深赞安静生想得周到。周姨重新梳妆一回，安静生因问先到何处，周姨道：“我最爱的是听戏，戏园子我已有几年不到了，听说梅兰芳新排了几出好戏，我们先去看他去。”安静生也是正中下怀。

到了园中，人已坐满，好容易匀出一间包厢，两人坐下。见台上的戏才演到第二出，在平日这种敷衍场子的戏，周姨本是不要看的，今日因与它久违，也觉津津有味。到后来梅兰芳上场，更是精神一振。讲到唱工做派，周姨本都是内行，此刻更一板一眼的咀嚼起来，不觉入神，到了极妙之处，听得众人喝采，也低声喊起好来。安静生见此情形，又撺掇她放赏，周姨又从怀里取出一卷钞票来，叫安静生帮着向台上乱掷，一时好像蝴蝶纷飞，惹得满园看客都向这边包厢中仰望。周姨满面得意。顷刻惊动园主，以为园中难得贵人降临，光彩不小，慌忙出来打听。恰巧有认识周姨的，说



是府中皇妃到了。园主哪敢怠慢，当即带领全班伶人，走到这间包厢里，看见两位华妆的贵妇，并肩同坐，不暇分辨等级，即便跪倒请安，嘴里念着戏白道：“不知两位贵妃驾临，有失远迎，幸祈恕罪。”周姨深恐泄漏秘密，未及开口，安静生乐得将错就错，竟直受不辞的降了一道口谕道：“本宫等偶出游戏，未及清道，恕尔等无罪。”众人方才叩头退去，周姨笑道：“我们早些回去罢，不要弄出事来。”

话未说完，又见几个稍长大汉，从外面走了进来，跪在面前道：“臣等护驾来迟，当面请罪。”周姨茫然不解，不知何如对答才好，幸而安静生有些认得，乃是主上派的秘密侦探，各处都有，当即传谕发付道：“汝等下去，只可暗中保护，不必张扬。”说毕又向周姨取出一百元钞票赏给他们，诸人诺诺连声而退，彼此商量道：“这事一定是女官长讨好，瞒着万岁的，咱们倘若不去奏报，将来一经发觉，这疏忽的罪名，如何当得起？若是马上去奏明，又怕得罪了贵妃，如何是好？”一个说道：“她们如此招摇，明日各报纸上一定登载，万岁自然看见的，贵妃也不好怪我们，否则万岁见我辈连报馆访事都不如，还侦探什么呢？”当即写就说帖送进新华宫去，老袁看了，又有报纸证实，果然龙颜大怒，即传女官长问话。

安静生先看过报纸，早已有了准备，此时闻召，知是此事发作，便不慌不忙的前来见驾。老袁见她娇滴滴的模样，气早消了一半，但因事关闺阁，不能不正色问道：“我以为你谙习内廷仪注，所以才提拔你进来，正应该循规蹈矩，教导她们，有越出范围的，便该竭力谏阻，谏阻不听，还可以从实奏闻，你怎么倒引诱她们为非作歹呢？应得何罪，你自



去看来。”说时，将本日报纸并报告书一同掷了过来，安静生拾起说道：“臣妾正因这事想来面奏，今日早起先见了报纸，甚为诧异，当即切实调查，才晓得周姨昨日因为旧病复发，在床上睡了一天，始终没有起来。臣妾忙着核算女官的薪水用费，终日未曾放笔，哪里有工夫出府一步？”老袁道：“照你所说，难道他们侦探同访事的不约而同都是见鬼么？”安静生道：“事出有因，并非全假，臣妾调查到女官考绩簿，见有女官两名，正在昨天请假回去，一个名叫周黛云，一个名叫萧婉贞，或者她们同去听戏，外人因此误会，或者她们竟有自称宫眷的事，都是有的，容臣妾查明，再行严惩示儆。至于这班侦探，本都是捕风捉影，陛下原许他误报查实，也不加罪。讲到报馆的话，大半随意捏造，十件事不过有一件真的，如何能算数？近来为着反对帝制，叙起打仗来，总是说官军失败，乱党胜利，描画得如同亲到战场一样，难道陛下也信他么？总之臣妾受恩深重，虽粉身碎骨，不能图报，纵然愚昧，尚有一线天良，如何敢做出不法的事来，自取罪戾呢？臣妾心里除了陛下之外，更不知有第二人，或者因此之故，致招同人妒忌，设法陷害，全靠陛下圣明鉴照。倘若陛下也疑惑起来，臣妾只有一死表明心迹了。”说时眼泪仿佛断线珍珠，忙用手帕掩住，老袁见她说了半天，珠喉沥沥，似莺啭乔林，此刻更如梨花带雨，已不胜怜惜，忙用手扶起道：“女官敢在外面招摇，平日难保没有放荡的事，我们也该加意整顿，这事我便托了你，再加派洪姨亲身督率，从此不许她们自由出入。周黛云、萧婉贞两女官，既犯嫌疑，当即革职，不许再进宫门。”安静生谢恩下去，可怜周萧两女官睡梦里也想不到，无端忽被开除，哪



里敢分辨，只得卷了铺盖回去。

安静生反借此大作威福，从中取利。有了贿赂的依然出入自由，否则一言一动都受监察，还要翻箱倒箧，详加搜检。有些平日与安静生不对的，更可假公济私，栽赃诬陷。

这天晚上，禀明洪姨，带了几个爪牙，仿照红楼梦里王善保家的搜检大观园办法，等到夜深人静，猝不及防，将女官处东西两面的门先用铁锁关牢，然后逐号搜查。果然不到一小时，已搜出许多违犯物品，无非与外间男子往来的情书，以及淫书淫画之类。安静生便取出怀中记事册来，一一记了姓名，好去销差。及至走到第四十二号房里，这女官平日最善逢迎，对于女官长逢时按节都有馈献，自然格外关切，此时不过虚应故事，安静生略一张望，便想带着从人出去。无意中略一回顾，见这女官神色张皇，周身颤抖，安静生方诧异起来，想起不久曾发生过一件炸弹的事，干系太大，这却未便包庇。重又走入室内，一眼看见床帏摇动，又似有人喘气的声音，情知有疑。事已至此，只得命人将电灯移照，乃是一个男子蹲伏在内，安静生反吓得倒退了几步，早见那女官跪伏面前，痛哭流涕，那男子也出来跟着跪下。问起姓名，才晓得是府里的缝工，余事也不必细问，命人去叫了两个值夜班的卫士进来，将一男一女严行看管，先去回明洪姨。

次日便会同开了一张名单，自然是这四十二号女官为首，其余抄出违犯物件的，约共五六个人，再加上平日怨恨的几个，也捏造了证据，一并开在单内，呈候御览，安静生自认督率无方，请加惩处。老袁看了，批令将首列女官连同缝工，即日枪决，其余均斥逐出宫，永远不准更名复充。老



袁又故意摆出威严，命将安静生革职，洪姨再三替她跪求，说从前事权不属，也难怪她，此后若再疏忽，两罪并罚。老袁也就令罚俸三个月，以观后效。从此女官起居动作，皆须听她的号令，书信也要受她检查的，安静生的权力，反比前更加大了。

再说受枉被斥的女官，内中有一个浙江杭州人，姓于名浣芝的，年纪只有十七岁，曾在女子中学校毕业，生得貌比西施，才过道韞，祖父均为前清显官。浣芝生长都门，已与同乡王氏子订婚，因男女均尚幼小，尚未过门，于父故后，因家计萧条，正在为难，听说总统府有延聘女官的话，于母便叫她报名入选。浣芝生性高洁，又自恃才貌过人，这种女官长，哪里放在她眼里，因此安静生怀恨在心，总想设法中伤。无奈府中自于夫人以下都器重浣芝，连充要职，无法摆布她。这回趁搜查机会，使用莫须有手段，排挤出去，浣芝自念得失，本不足介意，但名誉乃女子第二生命，叫我怎样对未婚夫呢？越想越恨，回到家中，当晚即解带自缢而死。她母亲不过抚尸恸哭一场，在这恢复帝制时代，哪里敢望昭雪呢？

闲话休提，且说老袁自从派出各路攻打云南贵州军马，终日在宫中盼望捷音，无奈几次接到前敌的电报，都不能得手，而且滇黔的护国军，渐渐向川湘边界进发，因此又须分兵抵御。陕西将军陆建章竟遭陈树藩驱逐，通电独立。其余长江一带，江苏冯国璋，湖北王占元，湖南汤芑铭，虽然没有反抗的明文，都声言不出一兵一矢，严守中立态度。

只有浙江将军朱瑞左右为难，要想脱离中央，怕老袁果然做了皇帝，失却开国元勋机会；要想拥护老袁，又怕四方